

初冬之美

■ 司德珍

片,色泽虽不鲜亮,但很倔强。它们在秋阳下欢呼雀跃,在西风里精神抖擞,热热闹闹地腾起一地的柔韧,大有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”的豁达之势。远处的小野菊还在盛开着,空气里满是菊花的清香,清爽不腻人。我们跟着一朵花走,顺着一缕香走,一地的小野菊们花开灼灼,嫣红如火,粉嫩似霞,明黄如金,洁白似雪,极尽颜色,纯粹而热烈地将生命之歌演绎的淋漓尽致。我看着它们,不知怎地,心里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感动,每一个生命都在用尽全力地活着,生生不息,代代无穷。

“芦花雁断无消息,柿子霜红满树鸦。”半山腰的柿子树上,热闹得紧,几枚熟透了的柿子招引着一波又一波的鸟儿,乌鸦、麻雀、喜鹊,赶集似的你来我往。我看到几只花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站在枝头,“叽叽喳喳”说个没完。午后的阳光轻飘飘地落下来,悄悄给它们的羽毛镀上一层金粉。在高远清澈的天空映衬下,枝条疏朗,柿子娇艳,喜鹊灵动,每一寸景色都唯美成了童话,随手一拍,便是岁月嫣然的好图景。这个时节,许多鸟儿都飞到南方过冬了,留鸟们却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家园,筑巢垒窝,觅食嬉闹,不亦乐乎。好友说,候鸟有候鸟的梦想,留鸟有留鸟的幸福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我想,生活亦是如此,过自己喜欢的日子,过适合自己的生活,远比他人眼里的幸福更实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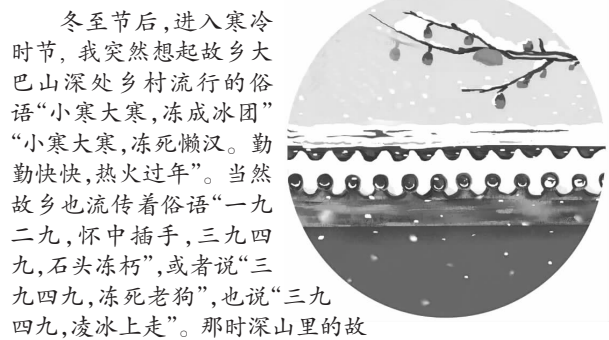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山中寻冬痕赏冬景,与落叶低语,跟云朵对视,邂逅一帧又一帧的诗情画意,领略一场又一场的初冬神韵。初冬的美,何止是皮相美,更是骨相美,风采美,它用不动声色的力量,丰盈着我们灵魂。



“倏忽秋又近,明朝恰立冬。”时光荏苒,季节变换,初冬携着深秋的余韵,披着清浅的寒意如约而至。此时的天气尚未冷的彻底,阳光里还带着和煦的味道。趁着晴好的天,几个好友相约着去郊外寻冬,一起品味初冬时光里的闲适与惬意。我所在的城市,四季分明,每个季节有各自的鲜明特征,从不马虎,哪里还需要去寻找呢。

一出城,都是满眼装不下的斑斓,如一卷浑然天成的油画,令人叹为观止。柳树依然绿着,褪去了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娇柔模样,枝枝叶叶间无不透露着一股沉着冷静的姿态,让人心情平和淡然。枫树的绿渐渐隐退了,红色开始蔓延。紫红、橙红、火红,轰轰烈烈地开启了色彩的狂欢,就像一个人走过平湖烟雨,跨过岁月山河后,幡然醒悟,人生得意须尽欢呀,哪舍得虚度时光呀。银杏的叶子在枝头翩翩起舞,举手投足间俱是文人墨客的气场,集优雅与豪情于一身,静是“风韵雍容未甚都,尊前柑橘可为奴”,动是“满地翻黄银杏叶,呼惊天地告成功”。无论是哪种姿态,都是看不尽的。

初冬时节的花草,已是泾渭分明,却总有一些草还绿着。“霜轻未杀萋萋草,日暖初干漠漠沙。”蜿蜒的小径旁,高羊茅、牛筋草,手挽着手,肩并着肩连成一



冬至节后,进入寒冷时节,我突然想起故乡大巴山深处乡村流行的俗语“小寒大寒,冻成冰团”“小寒大寒,冻死懒汉。勤勤快快,热火过年”。当然故乡也流传着俗语“一九二九,怀中插手,三九四九,石头冻朽”,或者说“三九四九,冻死老狗”,也说“三九四九,凌冰上走”。那时深山里的故乡一到冬腊月,确实是寒风萧萧,冰天雪地,天寒地冻。故乡的人们用勤快的手,在辛勤的劳动中产生热量,产生温暖,驱走严寒。他们闻鸡起舞,勤劳勇敢,不坐以待毙,人人积极参与劳动,确实不冷,说话吐出的热气在寒风中更加显眼,更加明了,热气腾腾。

在严寒的日子里,我们平时在家里或者在学校的玩耍中,分成几组要么做逗兵短跑的游戏,要么做用力互动挤油渣的游戏,同时也斗鸡、踢毽子等。父母亲鼓励我们做这些运动游戏,产生热量,抵御严寒。这样下来虽然身上衣衫单薄,但也会浑身热气腾腾,暖暖和和。还有一个寒冷的游戏,就是将冬水田里一卡厚的凌冰,划成比一本书还大或者有半张报纸那么大一块,将谷草用手指掐成五寸长,在冰块中间或黄金分割处,用谷草细节吹冰块,用人吹的热气渐渐暖化,在冰块中吹成一个小孔,穿上棕树叶子,吊起提上前后摇晃一淘的,在儿童中比赛,看谁的冰块大,凝固得久,在劳动中一点都没有寒冷感觉。儿童们做这些游戏时,大人们在劳动的间歇小站一会儿,要么帮忙言传身教,要么鼓励助阵,儿童们兴趣越来越浓啊,在寒冷中比个输赢,喜笑颜开。

在大山深处放寒假时最冷,我们几个小学的同学一大早背上背夹儿,拿上弯刀,披上棕搭搭,互相喊着走进大山深处森林中砍柴,冰霜遍地,树干上、树枝上、树叶上,要么结有冰柱子,要么树干树枝树叶上,在寒夜低温里裹上厚厚的雪就像木桶形状的冰糕,冰条,冰棍,横七竖八、井然有序的架在空中。高年级的龙大州同学告诉我们说这叫玉树琼枝,还朗诵了陈毅的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,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”的诗句。我们跟着吼,玉树琼枝哦,大雪压树枝哦。在树林中,用弯刀一砍树枝,积雪和冰凌齐刷刷地落在我们头上、颈项里、耳朵上,但都因为我们劳动热和了,冰冷的雪和冰块打在身上,或落在颈项里,都只是寒冷一惊,冰冷的感觉立即被热量压倒和融入,我们只是哈哈大笑,觉得十分惬意,而且还比赛看谁不怕严寒。有时候,同学之间也会做恶作剧,把一大块冰或者一捧雪,趁谁不注意时放在别人的后颈窝,用体温融化,这时互相哈哈大笑问冷不冷,没有谁说冷,从来也没有谁生过气,也从来没有谁说,做这些游戏时有人因为背心里有冰块或者有雪感冒了的事情出现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,有一年过年前几天,寒风凛冽,天寒地冻,为了准备年货,母亲叫我翻山越岭去用豌豆调换粉条,我认为是母亲信任我,也没有说寒冷的原因。因为山高路陡的羊肠小道很远,需要早晨天刚亮就背着背篋出发,一出门外面的温度特别低,零下五度左右,房屋的四周不是结有冰,就是白头霜,或者打有桐油凌(这是最寒冷的标志)。刚一出门不适应,打了个寒颤,立即镇静一会儿就出发了。那寒冷,那寒风打在我行进的脸上,真如刀割刺锥一样,我想到父母亲的信任,想到过年要吃粉条,寒冷忽略不计,没有退却,踏霜履冰,大步流星地迎着寒风前进。约十五分钟后,全身渐渐暖和,越走越热,后来干脆敞开衣服前行,吐出的热气发白,在寒风中形成鲜明的对比,成了靓丽的风景,成了我勇敢的源泉;边走边吐出的热气,成了我不惧严寒前进中超越的目标。到了打粉家受到了“这娃儿不怕冷,不怕困难”的夸奖。回到家全家也称赞我“不怕冷不怕苦”。心里无比高兴,恰似“高天滚滚寒流急,大地微微暖气吹”。

在家乡经历了十分寒冷的环境,后来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畏惧寒冷的说法。2005年9月,市政府机关西迁后,一年四季,打霜下雪,我从不懈怠地行进在仙鹤路、滨河路,在小寒大寒的日子里,在美丽的州河边行进时,也遇到了寒冷的河风和刺骨的寒风打脸,路的两边铺满了白头霜。因为小时候在大山里感受过、体会过比这更严寒的日子和场景,这点寒冷不值一提。数九寒天的季节没有阻挡我早早地出发,步行上班的习惯,快步行走一会儿,满身热气腾腾精神抖擞,愉快地在温暖中走到办公室,开始完成新的一天工作任务。

天寒地冻的日子,像大巴山深处威严的父亲和慈祥的母亲,鼓励鞭策滋养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。

小寒大寒

■ 邹清平

母亲的眼泪

■ 王晓林

时间过得真快,不知不觉,母亲离开我们已有26年了,要是她还健在的话,已是78岁。

母亲柔弱的外表潜藏着一颗强大坚韧的内心。她在大队(后来叫“村”)从妇女主任一直做到党支部书记,几十年的风雨历程,历练出母亲沉稳坚强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品德。生活的艰辛,工作的繁重,从未见母亲低头退缩,她总是笑对人生,笑对生活。刚毅坚强的母亲从未轻易流过眼泪,然而,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仍流过三次眼泪。那滚烫的泪水,每一次都穿透我的心灵,深烙在我的心底,成为我难以抹去的伤痛。

母亲第一次流泪是我上中学时。那是1984年初春一个夜晚,山乡一片宁静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。每周六,我都会从读书的石子中学回家休息。午夜时分,一阵揪心的啜泣声惊醒了我,清理好思绪细听,哭声是从母亲房间里传出的。我赶紧起身下床,揉揉睡意朦胧的眼睛,推开母亲的房门,看见大姐二姐双双抱着母亲在伤心啜泣。我惊呆了,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。母亲伤心地坐在床沿上,泪水挂满脸庞,两眼通红。我木讷地望着跳闪的煤油灯,迟疑了一阵,才转向母亲,终于开口,疑惑地问道:“妈,你怎么啦?”母亲没有吱声,抹抹伤心的眼泪,一把拉住我的手,哽咽地说道:“你要好好读书,为王家争口气,为妈争口气,为了你们几姊妹,妈累死累活都愿意。”母亲的话让我似懂非懂,看着母亲伤心落泪的样子,我连忙点头应允。

多年以后,在我心中的迷团才得以解开。母亲每天忙于村上工作,到乡上开会,下生产队促家家户生产,自家的承包地没顾上打理。那天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,看见人家在田地里忙得热火朝天,庄稼长势欢实,可自家田地杂草丛生,一片荒芜。父亲非但不理解忙里忙外的母亲,对母亲发了一通脾气不说,还动手打了母亲。面对工作,面对儿女,面对家庭,委屈的母亲无人倾诉,只有把一肚子的委屈深藏心里,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自己房间悄然流泪,让泪水把自己心中的忧伤抚平。

母亲第二次流泪是我考上大学时。说起我的大学梦,真可谓九曲百转,山重水复。初中毕业时,我考取了文星中学,但离家百余里的观音中学当时是地区重点中学,能到那里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。经当教师的堂哥多方奔走,我以转校生的身份走进了观音中学,但高中部只有三个班,一个文科班、两个理科班。我以文科见长,这时的文科班早已人满为患,我只好转学理科。每一次高考,预考能过,高考落榜。一次次地复读,一次次高考历经烈焰熔炼,奋斗,拼搏,挣扎,沉沦,接着又是奋斗拼搏,最后又是在失落中出局,在

录取的分数线上挣扎。对我的失利,母亲是焦灼的,但从未表露,也没有怨言,只有鼓励。说实在的,几次高考失利,面对忙里忙外艰辛劳作供我读书的母亲,我真的受之有愧,但我还是想去再拼搏一次,可又开不了口。我是家中男孩,有理由替母亲分担重荷,可我单薄的身体难以担起农村靠肩挑背磨的繁重。几经权衡,我终于向父母开口,准备再去复读,并且转学文科,母亲听后很欣慰,还是那句老话叮嘱我:“晓林,要好好读书哟,你体质差,农村的艰难你是知道的,不努力读书今后咋办?”就这样,带着母亲的嘱托,带着母亲的希望,在命运抉择面前发起最后冲刺。

那一年,我的汗水有了回报,幸运地被四川外语学院录取。离家的头天晚上,母亲噙满眼眶的泪花伴随着慈祥的话语,泪水流过一次又一次。那一晚,是我看见母亲眼泪流得最多的一回,也是十多年以来,母亲与我讲话讲得最多最长的一次。母亲把她做人处事的品行一字一句地传授给她的儿子,生怕哪里没听清楚,哪里没记住。我分明看见母亲流出的泪是高兴的泪、幸福的泪。

母亲第三次流泪是在她病危时。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,母亲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。母亲临终的那个场景,令我刻骨铭心。那天下午,母亲病情急剧恶化,生命在生死线上游离;但她用尽最后力气,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,用神情、用泪水与我们作最后交流,希望我们兄弟姊妹团结互爱,遇事要多商量,好好孝敬体弱多病的父亲。她一会儿要上床躺着,一会儿又要扶坐在竹椅上,如此反复不断。望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母亲,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,我心中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,感觉天旋地转。我心中祈求上苍,留住母亲的生命,哪怕一天、一小时,甚至多留一分钟也好。此时的母亲眼里噙满了泪水,望着我,呼吸越来越弱,最后,嘴唇微微动了一下,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无论我们怎么呼喊,母亲的嘴再也没有张开,眼睛再也没有睁开。我明白母亲最后流出的眼泪,也明白母亲临终前望着我的神情,在生离死别一刹那,母亲的泪是牵挂的泪,不舍的泪。当时我还未成家,她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子,她还没有亲手把儿媳迎进门,她还没有亲眼见证儿子人生的终身大事。这成了母亲临终前最深最重的牵挂。

母亲的三次眼泪,每一次都滴落在我心里,成为我内心深处的痛,让我心潮难平。每每想起,我都会在夜深人静时惊醒,泪洒梦中,母亲啊!母亲啊!儿想您时,只有用泪水呼唤……

